



山
菊
花
上卷
冯德英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山菊花

上卷

冯德英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山菊花

〔上卷〕

冯德英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·印张19·插页11·字数424,000

1986年9月第2版·1986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460,501—461,000

书号10137·13（精）定价5.85元

主要人物表

张老三——贫农。

三 嫂——老三的妻子。

金 贵——老三的大儿子。

好 儿——老三的大女儿。

桃 子——老三的二女儿。

小 菊——老三的小女儿。

狗 剩——老三的小儿子。

于世章——雇农。

于震兴——世章的大儿子，小白菜的情人。

于震海——世章的二儿子，桃子的丈夫。

伍拾子——贫苦少年。

凤 子——丝坊女工。

金牙三子——雇农。

刘 福——铁匠。

宝 田——刘福的大儿子。

宝 川——刘福的小儿子。

江鸣雁——武术老师。

二 妞——鸣雁的女儿。

萃女——戏号小白菜，寡妇。

萃女的姑妈

高玉山——三嫂的外甥，好儿的恋人。

孔居任——好儿的丈夫。

孔霜子——孔居任的姑妈。

冯子久——中药先生。

冯痴子——真名开仁，子久的弟弟。

珠子——中共胶东特委书记。

程先生——中共胶东特委负责人。

李绍先——中共胶东特委负责人。

丁赤杰——中共胶东特委负责人。

崔素香——赤杰的妻子。朝鲜人，中共党员。

丁立冬——伪警察。共产党员。

毕松林——牛倌。共产党员。

孔庆儒——秀才，伪区长，大地主。

孔显——孔庆儒的二儿子，伪区队长。

于之善——地主，孔庆儒的小舅子。

于守业——于之善的儿子。

于令灰——于之善的弟弟，伪村长。

于守堂——于令灰的儿子。

万戈子——孔庆儒的管家。

刘排副——伪区队的排副。

鄯子正——国民党县党部主任。



馮化英

作家小传

冯德英，一九三五年出生于山东省乳山县冯家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当过儿童团长、少先队长，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中，读完小学五年级。一九四九年一月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部队先后任报务员、电台台长、无线电雷达指挥排长等职务。

冯德英是在革命战争环境里长大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。一九五二年在部队开展文化学习运动时，他读完了初中的基本课程，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。五三年开始业余练习写作，五五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。五八年起先后在总政宣传部、空军政治部从事专业文艺创作。

他的作品除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、散文、特写、评论、话剧、电影文学剧本之外，主要有长篇小说《苦菜花》（一九五八年出版）、《迎春花》（一九五九年出版）、《山菊花》（上下卷）（一九七八年、一九八二年出版）。

一九八〇年他转业回山东省工作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山东省分会副主席、济南市文联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



第一章

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

哭声，又是谁家的哭声，随着秋风，伴着败叶，瑟瑟戚戚地传来。

风，深秋的风，卷展着碎云，掠过昆嵛山的主峰泰礴顶，飘到山前的向阳坡，把哭声吹动得越发凄楚。这个地方是五十七户人家的小山村——桃花沟。

村子四周山上的梯田里，正忙着收拾晚秋作物的庄稼人，听到哭声，有的头也不抬地继续劳作，心里在想自己的愁事；有的直起腰向村里望一眼，叹口气，揩把汗水，又忙活起来；有的手持工具，直望着哭声响处，默默地站着发怔。

在一直站着发怔的人中，有位女人，三十八岁，身材瘦小，腰杆板直，浑身上下结实利落。她那长脸盘，红扑扑的，一双圆眼睛，黑亮铮明，脑后挽一不大的发髻。这女人是桃花沟北头放柞蚕的张老三的妻子，村里同辈人多称她三嫂。

小小的山村，谁人逢灾遭难，谁家添子娶媳，街坊邻居不

到一个时辰全都知道了。这哭声的出现，和其他听到的人一样，三嫂是全知底细的。这是伍拾子他爹死了。那位四十二岁的佃户，今年伏天借了别人家的毛驴，去赶南黄集卖六月仙桃子，走到黄垒河岸上，碰到孔家庄孔秀才的二儿子孔显，领着两个区丁把一个走亲戚的闺女拦在芦苇丛里，要动强欺侮。伍拾子他爹替那闺女开脱，姑娘趁机投进了洪水奔腾的黄垒河。孔显他们将伍拾子他爹打得半死，把桃子连毛驴一块抢走。伍拾子他爹爬进孔家庄找孔秀才求情，家人道秀才区长进了县城，孔显反说他是诬赖，又和管家打了他一顿。伍拾子他爹重伤含冤，躺在炕上，望着几个骨瘦如柴、面带菜色的孩子，哪里有钱还债、养家、治伤啊！挨了几个月，今上午他从炕上一头撞到地下……三嫂一家和许多人闻讯都跑了过去，那血惨惨的情景，那痛切切的场面，谁个不哭一场呵！

三嫂直直地望着村子。那嚎啕声，女人的，孩子的，嘶哑的，尖利的，惨注人心。三嫂的泪珠成串地落下来。吃过午饭，她吩咐她的二女儿桃子去帮着伍拾子他妈料理，她得赶快从霜冻嘴里抢刨出这二亩半糊口的地瓜呵！

三嫂用衣袖抹着眼睛，心里说：

“唉，伍拾子他妈哭得多酸心！五个孩子，最大的伍拾子才十五岁……唉，这年月，多灾多难，不幸的事儿，不幸的人儿，一串接着一串，一个挨着一个，这家轮那家。熬一天，煎一年。哭呀，泪啊，相伴着日头月亮，何时能有个了结？！”

这位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、有四个儿女的中年妇女的痛楚悲叹，是由来深刻的，不需要客观的刺激，那生活的困苦天天压在心头上。贫寒的日子，那是她懂事时就饱尝煎熬

的。她不记得父亲的模样，她母亲半辈子乞讨，最终死于财主的恶狗嘴里。十七岁，她嫁给桃花沟的张老三。这张老三生下来就叫小三子，其实他身前的两位兄长在出生之后不几天就夭折了，但为了表示门族不是孤伶的，他父亲坚持他是第三个儿子。张老三的父母在世时，家里有三亩山峦，加上租佃的，总共放着十多亩柞蚕。那老头子拚命劳动，严酷的节俭，开垦山地两亩半。但这拚力支撑的小日子，有年遇上茧价大跌，租子交不上，折了本，老两口又急累成疾，相继亡故。原本就单薄的日子更垮了下来。山峦卖了，好歹留住两亩半山地，儿子金贵为还债白给孔家庄孔秀才家做活。山区地少，租佃不着，为糊口，张老三仍东借西凑地放柞蚕，但他常是赔得多，赚得少，家里的日子，全仗三嫂领着三个闺女纺线织布、绣花纺丝、拾草卖柴，勉强地支持着。这在桃花沟，亦属平常人家。

做为母亲的三嫂，任劳任怨受苦遭罪，一切为了儿女，养他们长大成人，尽了她一辈子的义务，这就是她的生活。现在，她身上又有孕六个多月，但仍然在精神抖擞地劳动，创这一家今冬明春的主要口粮——二亩半地瓜……

“妈！妈——”

三嫂一转头，见是她的三女儿小菊，沿着上山的小路，慌慌张张向这里边跑边呼唤。她急忙把眼睛擦干。

小菊来到母亲跟前，气喘吁吁地说：

“妈，妈！俺爹在家发大火！俺姐在哭……”

“哪个姐？”三嫂一惊。

“大姐！”

三嫂急问：

“为么事？”

“为大姐和玉山哥的事……”

“啊，这是哪来的风？”事情太突兀，三嫂更急了：“快说！”

“俺爹正在家数新茧，花脸大脚她……”

“知道点礼数。”

“都是这霜子婢使的坏。她来告诉爹，看到大姐和玉山哥在后沟桃树林里怎么的……”

分明是一瓢冷水浇身，三嫂惊呆了。她大女儿好几十九岁了，还没说婆家，这在当时当地是稀奇的事了。别人提，好儿推诿，三嫂倒是因为好儿自幼身子弱，性子怯，没有给她订亲，想等她再大一大。前些日子，有刚才小菊叫出那一串名号的孔霜子，找上门说媒，要把好儿说给她娘家侄子孔居任。三嫂打听得孔居任为人不老实，没有应允。真是晴天霹雳，再想不到，好儿和她后姨^(注)表哥高玉山，竟生起这场风波来！

十二岁的小菊，翻着黑灵灵的眼睛，看她母亲满脸怒容愁色，怯怯地说：

“妈，要真有这事儿，俺大姐该受罪了吗？”

三嫂盯着小女儿的脸，声音不高，沉重地问：

“你知道他俩的底细？”

小菊立刻躲开母亲的目光，手忙脚乱地说：

“俺哪知道，俺……”

“丫头，撒谎！”三嫂伸手托起小闺女的下巴。

“妈妈，不撒谎，不敢撒谎！俺都对妈说。”小菊眼里滚动

(注)后姨——亲姨去世后、姨父的续弦。

着泪水。

三嫂扯着小女儿的手，挨身坐到地堰边上。

“今晌午，爹妈姐姐都出了门，俺玉山哥来啦！他骑着自行车，车后座上带一捆书。我说上山找妈，他说去绣房找大姐，我去了。”小菊说着说着活泼起来，细眉稍挂上喜色，“妈呀，好儿姐来家啦，俺们在一块玩，玉山哥教俺俩识字，他懂得真多啊！他夸我灵通，说我要能上学，准考第一名……”

“你舌头这么长！”

小姑娘却还沉醉在自己的感情里，喜悦地说：

“玉山哥还说，他明年要去文登城念书，往后当先生，办学校，教和我一样的穷孩子识字……”

“快说和你大姐的！”

小菊又望着母亲布满愁云的脸，喜气消失了，咬着食指，说：

“待了一会，玉山哥要走，叫好儿姐送送他。大姐怕撞见人，我就自个跑到外面望望，没有人，叫他俩走啦。妈，再怎么着，他俩进没进桃树林，俺一点不晓得。真的，有半句儿假，连舌根都烂！”

三嫂不由地望着村外的桃树林，它的黄叶正在秋风中飘零。她象是害牙痛似的，难过地吸冷气。

小菊大闺女似的安慰道：

“妈，你别信孔霜子的胡诌八扯！那桃树林，一没花，二没果，叶叶也快落净了，大姐他们去那干么呀？妈，快回家吧，俺爹在发火，大姐在哭哩！”

三嫂站起身，看着刨出来的一摊摊的地瓜，吩咐小女儿，

“把它们归拢一块儿，等你二姐来搬。我先回家……”

院墙是这一带山上很多的粗质的淡紫色花岗石砌起来的，有一丈多高，墙头爬满已经枯萎了的眉豆藤。茅草院门楼下，薄旧的门扇紧闭着。三嫂扛着镢头来到门前，推门没推开，就拍着门上的铁环，大声唤道：

“好儿，好儿！妈回来啦！”

一刹，门无声地分开来。开门的人即刻闪身走去。

“好儿！”三嫂叫着迈进门槛，迅速扫视面前的大闺女。

好儿，比她生母高，细细的身材，象根柳枝似的稍稍有点弯曲。长圆形的脸，白皙中透着粉红，稀松的长辫子弯弯地搭在肩上。在她母亲跟前，她低着头，顺着睫毛，一动不动。

三嫂轻轻舒口气，把镢头刨到墙根处，说：

“去吧。”等好儿进了西厢，她理了一把鬓发，向正房走来。

正房东间炕上，四仰八叉躺着一个人，闭着眼，张着嘴，有气无力地喘息着。

三嫂白他一眼，随手把炕边上的小条帚抹到地上。

躺着的那人粗声喝道：

“你‘呼隆’么！”

“哼，睡的倒警醒。”三嫂说着拾起扫炕条帚，“这么早就收工量炕，咱小家小户的，可养不起睡神爷。”

“家是我张老三的，我愿多会躺下，就多会躺下，谁还敢叫我站着不成？”张老三又闭上眼睛。

“好嘛，这家姓张，俺走。”

张老三急睁开眼睛翻起身，隔着半壁土墙，见妻子在灶间扫身上的浮土，并没有出走的动向，就又愤怒地吼道：

“象这么个闹法，这家早晚也得散！”

三嫂那细细的、却是黑黑的眉毛耸了耸，回到炕前，软和地说：

“出了事，你明白说呀！”

张老三装上一袋烟，从口袋里摸出打火的火镰火石，三嫂看着他，耐心地等待着。但老三突然把小烟袋从生满胡子的嘴里拔出来，指着炕前乌黑的立柜，说：

“你把那东西给我。”

三嫂生气地骂道：

“和闺女闹气，还要酒壮胆子，埋汰人……”

“行，行，我埋汰！”老三拍着炕席咆哮起来，“我张老三怕老婆，名声在外。你精灵，你当家，你把闺女纵得横走竖飞，我不敢放个屁！弄到这遭时候啦，你还不醒目！你，你……”

三嫂见丈夫满脸涨紫，脖露青筋，话都说不下去了，忙坐到炕沿上，和气地说：

“有话好好说呀，好儿那孩子心眼窄巴，我怕你碰了她，万一有个好歹……”

“我劝她一指头没有？你问问那东西去！”

“这自然是好，俺母女领你的情，也算你还有做老子的心肠。”

“心肠？出这大的丑，揍死她也该！”张老三手指屋顶，气呼呼地说，“我得留着这把茅草，给你们挡风遮雨。”

三嫂疑惑地望着他，问：

“难道你打了闺女，有谁会毁这个家？”

“谁？哼，你那个好外甥——这混蛋小子！”

三嫂深叹一口气，愁苦地说：

“你还是积点德吧。孩子们有差迟，该管教。可还都年少，不懂事，好好教训教训，过去就算啦！”

老三手持烟袋锅子指着妻子，一声比一声高地说：

“你与他高玉山认亲，他可不和你讲情。告诉你吧，这事不轻松，完不了！你去问问你闺女，她认错不认？好他妈的高玉山，我要去告官！”

三嫂脸色白了，震惊得眼睛都直了，惴惴地问道：

“快说，这事怎么个大法，啊？”

张老三见自己的话引起了妻子的焦急，倒很得意。他把小烟袋向烧上一摆，说：

“给我四两。”

“唉，你这埋汰人……”三嫂又气又急，去打开柜门，从小泥坛子里，倒出一茶盅多半是用不能吃的地瓜根根自烧的白干酒来。

老三忙接过酒，脸露喜色，喝着嘟囔道：

“尽多二两……”

“别得寸进尺。”三嫂将酒坛封好口，重新放回柜子里。又拿着小碟到院子放在石条上的咸菜坛子里，夹出一些咸炸蚕蛹，但当她回来时，老三却等不及下酒的菜，酒已经喝下一大半了。

张老三这下不用追问，抖擞精神，嘴角淌着口水，滔滔地讲道：

“听我从头和你说明白。我刚从山上挑草回来，在桂元家数茧，孔霜子来找我。我问她有什么事？她说跟她走，一切会清楚。我迷离懵懂地跟着她，来到后沟桃树林子边上，顺着她手指的去向，看见树枝稠处，有两个人影。我问她是什么意思。她说：‘小声点，别惊动了人家的好事……’

“我一听，转身就走。可孔霜子把我扯住，说：‘老三哥，你好糊涂！快去抓拐子，晚了你闺女没救啦！’她把我朝前猛推了个跟斗。

“这真是晴天响炸雷。我穿过几棵树，啊啊！就见咱那好儿丫头，扒在个男人肩膀头上，抽抽嗒嗒地哭，男的直说温存话……我学不上来的话。我这火气啊——我轻轻拾了一根粗木棒子，破口大喊：‘清平世界，有这么大胆欺负人的！’

“你那好儿闺女，推那男的：‘快跑你的，俺爹！’

“‘往哪跑，拐种子！’我喊着，抡着棒子打过去——妈妈的，树根子绊了脚，我一跤摔倒地上。心想，这下可完啦，那野贼不收拾我，也跑没了影。我正害痛爬不起来——咦，有人来搀我，一边说：‘姨父，磕伤没有？’

“我睁眼一看，是你那外甥，他直给我揉关节。我说：‘玉山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抓拐子！’他问什么拐子：‘欺负你妹的，跑啦？’这小子笑笑说：‘姨父，你别着急，才是我和好儿妹说个话的。’老天爷，拐子就是他呀！这野种，胆包天，倒没逃，还和我贴近乎！我这气——我躲开他，抡起棒子就打……

“‘爹！别打他，他没错！’我从来没见过好儿这么大胆子，她扑上来，用身子护住高玉山。我愣住了，眼都气昏啦！我要砸死这冤家——‘住手！’你那外甥叫着上来夺下我的棒子，摔

到地下，冲着我说：‘姨父，明明白白告诉你，这事没好儿的错，也没我的不是。你闹嚷大了，是咱自己家出丑，外人笑话。你要打我妹一下，就是先翻脸，我也只得和你仇人待。’

“我说：‘好小子，你大话吹破了天！我的闺女，我——’我刚要朝好儿动巴掌，那小子只一推，把我搡出好几步远。我见他年轻力壮，知道对不过他，就骂：‘你小子等着，有日子教训你！妈妈的，臭丫头，滚家去！’

“好儿跟我走，那高玉山毛贼在后头喊：‘好儿妹，咬着牙，别害怕。谁敢动你一指头，他的房子就得等着一把火！’

“唉，唉！你那宝贝闺女！你那好外甥！”张老三指着妻子，疲惫不堪地倒在炕上。

张老三借着酒力述说他的遭遇，三嫂却只听了其中的关键几句话，这也是她长期听丈夫说话养成的习惯，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对所事物进行分析、判断上。她愁悒悒地说：

“唉，没料到，好儿丫头从小丝坊里入、绣房里出，软嫩嫩的，竟生出这段子事来！要是玉山没‘下束’（注），他二人好了，亲上加亲……”

“把闺女嫁鸡嫁狗，也不给高玉山！”张老三怒气不息地说：“再说，他妈那富眼珠，看得上咱草门楼？”

三嫂不理睬丈夫，按照她自己的思路，继续说：

“这两个人是过分啦，该管。可好儿生性娇嫩，身子又弱，这一惊吓——孔霜子这人，也算得有心！”

“哼，不叫人家，你闺女能做下叫你出不得门的事来！”

（注）下束——儿女小时由父母做主订婚。